

活水翠微

高思悟道

清明风吹万物兴

金翠华

亲情有时限 思念永绵延

高兵

清明,风不再料峭。它像一条无形的小溪,恣意流淌在天地之间。它清澈明亮,越过高山,跨过海洋,裹挟着南国的温润,奔流到鄂尔多斯大草原上,高原草场顿时抽出成千上万青翠的草尖,草场变成一望无际的厚厚绿绒地毯;小溪欢笑着流向淮河两岸,绿意浓浓秀色可人,嫩黄的柳絮亲吻着桃花李花欲放含羞的娇容;小溪流经城市的高楼大厦,在逼仄的楼道中,鸣奏着悠长的哨韵。哨韵从月出到日落,回荡于楼群的花草树木间:花开了,草绿了;树梢上蹿出的嫩芽,正在舒展,含笑向小溪传递谢意。清明风似小溪,胜过小溪。它吟咏着白居易“好风胧月清明夜”,飞向三面临海、云雾缭绕的崂山。拥抱参天的银杏树,抚爱赤松翠竹,与凌霄的园柏一一握手,便俯冲至山谷,撒下色彩纷呈的花草树种。清明风浩浩荡荡,不迟缓,不停歇,它旋即飞到巨峰北麓的天乙泉,把温柔的爱意吹进泉水之源。

碧玉般的泉水激动地泛起层层涟漪,流溢在山石间,汇聚成清溪,一路叮咚叮咚流到山下,流贯谷中的小山村,沿途滋润着田野和山林,欢笑着跳进大海的怀抱:大海扬起晶莹剔透的波涛,昼夜拍打着崂山的峭壁,倾诉着内心的真诚和感恩……

清明风,从不耽延,从上古吹拂到今天,时间由此而诞生,承载着生命和生活,直奔向前,撒下一路天籁乐音。

苏轼的名句:“人生看得几清明”,隐含了多少生命的哲思。穿越时空,追踪前贤。暗夜仍在思索的林梢上沉睡;清明风悄然吹散小路上破碎的梦境。年年清明,岁岁清明。每年此时,清明风都如约而至,它的信实从未失约。

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清明风吹来了!一扫冬日的沉闷,驱散人们心头的阴霾,万物复苏,欢畅。它温软的手指抚摸着冻结刚硬的泥土,泥土松软了,释放出人们世代对命运的叹息声。我看到母亲从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笑盈盈地

向我走来,山坡上青青的麦苗在唱着丰收的歌谣;如烟似雾的鹅黄色柳丝在飞舞;小路边开着金灿灿的蒲公英和紫罗兰色的毛姑朵花。清明风鼓荡起母亲的衣襟,吹乱她满头的青丝;我惊喜地看到,清明风已经擦去了母亲脸上所有苦难的泪水……

和煦坦荡的清明风,照拂着生者,也照拂死者。生与死,是两个世界,还是彼此连接?生者,或已死去;死者,或仍活着。生的价值在哪里?死的毒钩在何处?去问清明风吧!它无形亦无语,它的声带一直在说话:相信有爱,就有生命,就有信心,就有盼望。怀揣着爱的希望去生活,是最好的怀念。

亲爱的朋友,让我们走进亘古长存的清明风,去感受它永恒的力量,领略它无边无际的爱吧!不负春光,不负自己,不负清明风。我们拥有脚下坚实的大地;拥有头上无垠的蓝天!生命的礼赞飞向天涯海角……(作者系青岛大学教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爸爸,今天是您去世3周年的日子,您在天国还好吗?儿子在离家几千公里外的地方梦到了您,这不是巧合,是思念让心与心相连。我知道您一定在关注着我,因为您对我最不放心,所以又跑到我的梦中,还坐在干休所家里您的专属沙发上,一脸严肃地看着我,问我怎么样。我从您的目光中看出对我的忧虑。别看我快70岁了,我知道在您眼里我依然是个孩子。这次来女儿家,我深有感触。您的孙女也都40岁了,但在我的眼中,就像我在您眼中一样,始终都是一个孩子。

爸爸,一晃您离开我们3年了,父爱如常,时光像一条无声的河,冲淡了初别时的悲痛,却让思念愈发清晰。如今,我仍时不时会在梦中与您相见。有人说,这是亲人对儿女的挂念。梦中的您依然是记忆中的模样,穿一身戎装,坐在沙发上,手里举着报纸,戴着老花镜,严肃地看着我,问我最近干了些什么。我说,跟以前一样忙工作,您说,要加强学习,不能犯自由主义。我知道您是怕我思想偏离正规,我点了点头。

在梦里见到您还是有点胆怯,像儿时那样,既盼您回来,又怕您回来,因为我太让您操心。您根本就不需要打我,您一瞪眼,表情一严肃,我几乎就要魂飞魄散了。

爸爸,我现在不害怕您的严肃了,多么希望您能从天上回到我们身边,我保证不再惹您生气,一定像大哥那样让您感到自豪和荣耀。即使您依然严肃,只要您在我们身边,家就坚如磐石。

爸爸,3年过得很快,我也变成快70岁的老头了,但远不如您这个年龄阶段的精气神。您去天国以后的这三年,我每年都会去女儿那里住,享受阖家团圆的天伦之乐,我也理解了您当初盼我们每周回家的心情。我知道所有的亲情都是有时限的,一旦失去终生后悔。我做得不好,经常假借工作的名义不回家看望您,在此向您表示深深的愧疚。

爸爸,我依然在努力完成您谆谆教诲的要求,希望我能不断学习,无论在女儿这里还是在自己家里腾出时间学习和阅读。虽然您反对我胡写乱说,但我还是写了不少读书笔记,或许您在天上已经看到了,您来到我的梦里,就是不放心我的直言快语。

最后,让我用一首打油诗表达对您的怀念:慈父离世已三载,思念之情驻心怀。父爱如山永不忘,来世再续今生缘。

(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忆“傻”嫂往昔 念善德长存

侯修圃

2025年初,大嫂走完人生百年之路,戛然仙逝。我接到侄女的电话,思忖良久。放下手机,大嫂那些“傻”的故事,涌上心头。

我们最不理解的是大哥娶了大嫂。前大嫂去世时,大哥才31岁,有两个女儿,作为村里大队长,娶个大姑娘不成问题。可大哥却娶了大嫂,论长相,她并不漂亮;论条件,她不仅离过婚,还比大哥大4岁,带着两个女儿,实在令人费解。

大嫂进门后,渐渐露出“傻”气。上世纪60年代初,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刚好转,农村生活艰难。我在青岛一所中专当教师,寒暑假常回老家。每次吃饭,大嫂让我和大哥在炕上吃,她和女儿们在正间的桌子上吃。大哥好喝两盅,大

嫂炒的菜调制得可口鲜美。可吃了几天,我上厕所发现,她们守着没肉的炒菜和咸菜,我和大哥吃玉米面饼子,她们吃地瓜面卷子或地瓜干。大哥说:“你嫂子就这脾气,让男人吃好,说男人是顶梁柱。”平常日子也如此,没肉时,做饭先给大哥炒油多的菜,她和孩子吃油少的。那时油稀缺,大嫂宁亏自己,也不亏大哥。

俗话说“人生在世,吃穿二字”,在穿衣上,大嫂也先给大哥做新的,自己穿旧但干净利索的,街坊邻居都说她过日子是把好手。

大嫂结婚后,连生三个姑娘,加上之前的,共七个女儿。后娘怎么做是难题,可多年来,前大嫂的两个女儿从未在我或奶奶面前告状、

抱怨,也没听街坊议论。我好奇地问大哥,大哥说大嫂处理关系游刃有余。吃饭穿衣,有好的新的,先给前大嫂的孩子;干活一律平等;吵架先批评自己孩子,安抚前大嫂的孩子,前大嫂的孩子虽非己出胜似己出。

大哥78岁辞世,耄耋之年的大嫂让亲生5个女儿轮流伺候,前大嫂的两个女儿免伺候,这又是大嫂的“傻”主意。

回顾大嫂嫁给大哥60余年,她做的看似是苛刻自己的“傻事”,实则蕴含智慧。这个家庭以她为轴心,奏出和谐乐章,这也颠覆了我对她的看法。在大嫂辞世一周年、恰逢清明节之际,我谨以此文纪念大嫂。

(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老圃新耕